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道教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史论著作。作者将汉代至北宋期间具有文学价值的道教经典和反映道教思想、道教活动的文人创作以史的顺序兼收并蓄，揭示了独特的文学现象——道教文学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

詹石窗 著

道教文学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道教文学史

詹石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 欣

封面设计：何礼蔚

道教文学史

詹石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平 6 精 10 字数 460,000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装 1—3,500 册 精装 1—1,500 册

ISBN 7-5321-0900-3/B·8 定价：8.55 元(平装)

ISBN 7-5321-0901-1/B·9 定价：11.80 元(精装)

《抱朴子·内篇》中的“入山符”



入山佩符

抱朴子曰：此符是名符所藏，百鬼莫能逼，虎狼神印也。以蠟心木方一寸，刻之，得神而帶之，其有神驗。仙人師安世得之。



真空炼形图

真空炼形法
五炁空非空
非以空互炁
五炁空非空

天人一氣相呼吸
以法追來煉形質
竅骸玲瓏五炁空
霞光萬道連天碧



李白画像



武夷君飞升图





山西永乐宫壁画《玉皇大帝像》



山西永乐宫壁画
《鍾吕谈道图》



太上老君石雕像(福建泉州)



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法印

何九仙炼丹井
(福建福州于山)



元张渥《瑶池集庆》



明唐寅《嫦娥奔月图》



明崔子忠《云中仙女》



明仇英《吹箫引凤图》

清任熊《麻姑献寿》



清费丹旭《牛郎织女图》



序 一

“道教文学”的提法虽然已见诸学术界，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它仍然是个陌生的概念。至于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那就更少见。詹石窗同志的《道教文学史》正是在人们颇感陌生的这个领域里的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这部著作，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从它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学术研究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逐步成长的足迹。

詹石窗同志是1983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道教思想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在这之前，他已开始接触道教典籍。记得他在报考时候寄给我的那篇大学本科阶段的毕业论文，就是属于道教研究方面的。那篇文章尽管还带着一个年轻人特定阶段的稚嫩，然而，从其资料的翔实和书写的工整上，不能不令人感到这位年轻人求学的刻苦和态度的认真。果然，他到四川大学后的三年学习过程中，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他十分勤奋而又诚恳朴实，从不夸夸其谈；他好学深思，勇于探索，学习上总爱寻根究底，有时竟因探求一个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而彻夜不眠。其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荀卿有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如此。若不甘心“下地狱”，不能专心致志，一味“以为有鸿鹄将至”，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就的。詹石窗同志之所以能够写出《道教文学史》这样的著作，这正是他在学术研究上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结

果。

不言而喻,道教文学是介于道教与文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它既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也是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说到《道教文学史》的探讨,就不能不涉及道教本身的历史影响和道教经书的繁衍过程。

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道教在初创时期就相当重视造经、解经、诵经。随着道教的发展,新的经书不断产生。到了东晋初,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作《抱朴子》一书,于《遐览》篇中著录了当时行世的道经凡 670 卷,符箓五百余卷。至隋朝,道经增至 377 部,凡 1216 卷。唐开元时,玄宗遣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 9744 卷。此后,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宋元之间道经又多次增修。至明代正统年间,刊刻《道藏》,经书总数已有 5305 卷;万历年间,复刊《续道藏》,又增 180 卷,凡 5485 卷。清代以来,又有《道藏辑要》等多种道教丛书行世。这些经书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理学、气功学、养生学、化学、天文、地理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虽有一些糟粕,但也有大量很有价值的内容。正如 N·J·基拉多特所指出的:“《道藏》的经文尽管奥秘神奇,篇幅浩繁,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源泉,使我们可以较准确地弄清其宗教性质、社会特征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又说:“要了解中国传统,就得对道教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和宗教的作用作一番全面的评价。”^①基拉多特虽然是站在西方宗教学者的立场上来看待道教及其典籍的,但至少也说明了道教经籍内容的丰富性和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这就很有必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① 《“任其自然”——道家之道》,美国芝加哥英文版《宗教史》杂志第23卷第2期,1983年11月。

然而,在国内的学术界中,道教研究一直很少有人问津。解放前,虽然也有一些道教研究的著作问世,但数量甚少。解放后,道教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中断了。“文革”后,学术界恢复了对道教的研讨,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由于中断的时间较长,研究人员自然也较少。记得1980年2月在昆明召开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时,到会的道教研究者只有陈国符先生和我两人,虽然那时还有未到会的专家,但为数也是寥寥无几。时隔数年,现在研究道教的学者已增加了不少。1987年在成都召开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已超过50人。不过,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相比,这支队伍还是显得很小。由于研究的人较少,其成果自然也是不多的。因此,对于这个亟待开辟的学术领域来说,《道教文学史》的出版,也就有它特殊重要的意义了。

这部著作是从题材内容的划分入手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作者把那些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兼及那些受道家 and 道教影响的作品;既考察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的文学作品,又讨论《道藏》外其他反映道教活动的文学作品。有主线,也有辅线。这种研究角度和结构,显然与现行的许多文学史论著有很大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按照作者的安排,《道教文学史》拟以北宋为界,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两册。从目前已完成的本册来看,作者的文献工夫是比较扎实的。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道教不仅卷帙浩繁,而且其中许多作品的时代和作者往往真假难辨。有关文学类的道教典籍也不例外。这就面临着一个首先辨别史料和考证年代及作者的问题。本书凡涉及时代和作者不明的作品,都进行了认真的辨析。此外,道教徒所作文学作品,往往隐语成堆,文义晦涩,这也影响到其他文人的同类作品。因此,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分析,更需以弄通文义为前提。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对于一些前

人已研究过的作品,本书作者在论及时,采取了更为慎重和深入的思考,且不乏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对于那些受道家和道教影响的作品,本书虽未作为重点来探讨,但一经涉及,则多能追溯其道教文学渊源及道教思想意蕴。总之,本书由原始文献的分析入手,展现了汉代至北宋时期道教文学的基本面貌。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这一时期道教文学从形成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许多知识。当然,道教文学的许多问题都还处在探索过程中,本书正是探索过程的产物。所以,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共同把这门学科的建设搞好。

卿希泰

1989年6月26日于四川大学

序 二

道教与文学，从创造境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姐妹。因为文学的重心就是创造境界。朱光潜教授在其《文艺心理学》中说，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又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文学的艺术美。道教亦是如此。除去其修养思想，即人的生命学说之发挥部分另当别论外，对于宇宙间道教世界的创造，也同样是为客观世界的反映，又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道教的魅力。

人类社会因其客观的局限，不能得到的东西，在文学创造中可以得到满足，在道教的幻想世界中也可以得到补偿。消逝的悲哀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佛教以不生不灭、无生的境界来解决这种痛苦。我常说，千古帝王同样尊奉佛、道二教，但绝大多数更喜欢道教。法生净土，一个人冷冷清清，坐在西方八德池莲花之上，恐怕哪一位皇帝都受不了。而道教则创造了长生的境界，不废饮食男女之乐，一切都和人世间的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在人间求之不得的“长生”，当然就心向往之。

美人迟暮，也是人类不可解决的悲哀。佛教说，某一国王的美丽妃子，一天揽镜看见了自己脸上生了皱纹，得知老境已至，就自己设计让国王把她杀死，而不愿将自己老丑的颜貌留在人世间，以悲剧来收场。道教却创造出王母的侍儿董双成、许飞琼、杜兰香、萼绿华等永远是年轻、美丽的形象。人一旦成了仙，不但不像佛家那样苦修行，而且住的是琼楼玉宇，喝的是琼浆玉液，吃的是龙肝凤

髓。后世的道家以及神仙家言，也无不富有文学传奇的意味。如汉武帝与西王母、上元夫人相会的场面描述，《抱朴子》里葛洪生平的自叙，以及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处境，下至张果、叶法善、罗公远、吕洞宾的有关记载，可以说都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

有趣的是，不少的文学家也借道教的故事来丰富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和想象力。如李义山“碧城十三曲栏杆，犀避尘埃玉避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之类，在传世的诗词曲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文学的来源不止一个方面。在中国文学中，道教的境界创造确是一个巨大的源头。我曾经讲授过八年的中国文学史和几年的文学概论，亦曾念及于此，想指出这一特点，但因久不弹此调，也没有再提起。

詹石窗同志是专攻中国道教史的，他看出了道教思想与感情对中国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写了《道教与女性》，又正在写《道教与梦幻》，都是很有意义的题材。今又将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的《道教文学史》讲稿整理出版，适当地开辟了这一研究途径。石窗同志要我作序，就把上述的不成熟意见以代序。

刘 勰 孙

1990年7月15日于福建师大阳光新村